

# 济南儿童福利院设“婴儿安全岛”11天收弃婴数超全年总和

## 市民质疑批评声不曾停歇

本报记者 邢婷

仅运行11天的山东首家接收弃婴的“婴儿安全岛”，已不堪重负。来自的统计显示，截至6月11日9时，该“婴儿安全岛”已接收弃婴106名，远超2013年该机构全年接收的弃婴数85名。面对工作人员不足、床位严重紧张等挑战，济南市儿童福利院不得不从6月12日起，夜间关闭“婴儿安全岛”，并控制开放时间。

与弃婴的不断激增相伴，来自市民的质疑批评声从未停歇。有当地市民致电市民热线，要求解释“政府拿居民的钱开设弃婴岛”，甚至有市民建议将其直接关闭。“其实我们的心情是很纠结的”，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济南市儿童福利院院长徐子健和济南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李玉山几乎异口同声。

合法性与合理性、社会救助与违法追责——山东首家“婴儿安全岛”如此负重前行。

### 106个弃婴，106个瞬间

从6月1日正式运行起，位于济南南部山区的一座粉红色的两层建筑，便开始让不少市民分外揪心。

这里是山东首家“婴儿安全岛”所在地，当一个孩子被放入房间内的粉红色小床时，也就意味着，他（她）张开的小手，今后将无缘亲生父母的怀抱和呵护。

哭泣、不舍、绝决、无奈，11天以来，106个弃婴，就有106个瞬间在这间小屋不停上演。

当地都市报一位摄影记者小尹（化名）一直在持续追踪“婴儿安全岛”的运行情况，他的镜头记录了一幅幅令人心碎的画面：一名女子紧紧抱着女婴在弃婴岛门前痛哭失声；把女儿放进小床后，一位身披雨衣、脸戴口罩的父亲，突然扶着床边跪地，磕了三个响头；如此长情的告别其实鲜有，更多是短暂停顿的汽车和匆匆折返的脚步。6月5日晚，一名6岁女孩被推出车外，重重地摔在马路边上。她是这一天被送来的第7个孩子。除了2600元和衣物，父母准备的最后一份食物，是几盒旺仔牛奶。甚至不乏有人开着奥迪豪车弃婴的现象。凡此种种，一次次挑战公众的神经。

几乎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父母的留言：有的写着孩子生日和身患疾病，有的写着“实属无奈”，有的甚至标注好孩子吃药时间和剂量。

面对日益增加的弃婴，济南市儿童福利院开始设立专职“劝解员”，进行劝解。“为孩子看病，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你说怎么养？怎么养？”6月7日上午，在安全岛门口，中国青年报记者遇到来自山东聊城的一名妇女，她执意将身患脑瘫的4岁女儿放入屋内。烈日下，这个还不会走路说话的孩子仿佛预感到什么，紧紧扯住妈妈的衣服，大声哭泣。因孩子年龄超过1岁，这名妇女最终被工作人员耐心劝离。

“当然，劝解过程中，我们提示工作人员也要注意技巧，以防家长情绪激动，做出不理智举动。”李玉山说。

据徐子健介绍，11天内，济南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共成功劝阻29例弃婴行为的发生。

### 是否会遭遇关闭命运

从运行至今的11天内，面对猝不及防的弃婴激增现象，中国青年报记者留意到，济南市儿童福利院不断出台各种措施，包括发布新闻，称民政、公安部门联手打击恶意遗弃行为；在“婴儿安全岛”周围张贴反弃婴标语；设立专职“劝解员”，等等。

“目前弃婴多发生于夜间，恶意遗弃现象严重。”徐子健说。

据徐子健介绍，接收的106名弃婴中，男孩55名，女孩51名，年龄最大的7岁，最小的仅出生5天。夜间接收的弃婴为92名，占到接收总量的86.7%。经初步检查，接收弃婴均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占前三位的是脑瘫（55例）、唐氏综合征（先天性愚型，19例）、先天性心脏病（15例），重度病残患儿占了八成。

徐子健表示，除了弃婴数量剧增外，弃婴的年龄段也令人忧虑。“‘婴儿安全岛’是为1岁以下的这些脆弱的小生命能够得到及时救治而建立的，但目前被送到‘婴儿安全岛’的1岁以上的幼儿30名，其中3岁以上的就达14名，这明显属于恶意遗弃病残儿童的行为。”

“不仅济南周边地市，甚至不乏福建、黑龙江、广西等外省的家长，千里迢迢赶来。”徐子健说。

徐子健坦言，目前儿童福利院面临的最大困难，主要是工作人员严重不足、床位紧张。院内现有护理人员平均每人看护15个孩子，夜间达到20个以上。接收的孩

子中，1岁以上的精神发育迟滞和脑部发育不全的占22.5%，这些孩子必须要有专业的护理康复及后续的教育，骤然增加的弃婴数量，给现有的人力物力等资源带来了严峻考验。

早在3月17日召开的济南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济南市民政局副局长潘传利表示，考虑到“婴儿安全岛”建成后弃婴增多的可能情况，将从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积极应对。

然而，仅运行11天，弃婴增势之迅猛，让人始料未及。徐子健介绍，仅6月9日上午至6月10日上午，就接收了24名弃婴，而广州“婴儿安全岛”高峰时一天接收弃婴数为18名，后者接收262名弃婴后因不堪重负，暂时关闭，这不由让人担心山东首家“婴儿安全岛”的命运。

“广州有很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我和广州的徐院长也进行过多次交流。我想，我们既然建了这个岛，就要把它保护好，使这个岛更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徐子健说。

而在李玉山看来，“即使将来关闭，也是正常的，毕竟是试点。万一不成功，需要找出问题在哪里。”

“不是鼓励弃婴，更不是纵容违法行为”

另一些不同的声音，在“婴儿安全岛”外频频出现。

“婴儿安全岛”运行伊始，济南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每天都能收到“12345”市民热线以及政务热线转来的市民质疑和批评声。

“建议给予关闭”，“这是在纵容违

犯犯罪行为”……类似声音不绝于耳。

“弃婴现象是一社会历史问题，并不是说把婴儿丢在弃婴岛就是合法的，这是违法行为。从政府建立‘婴儿安全岛’的初衷和目的来讲，是为了挽救孩子幼小的生命，毕竟孩子是无辜的。”李玉山表示。

李玉山同时坦言，11天来，自己的心情很复杂，“如果‘婴儿安全岛’里面没有孩子，说明建立是失败的，但如果孩子太多，这也是不正常的”。

“这是个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譬如开车不能压线，但前面如有两车相撞，这时就允许你压线绕道而行。同理，设立‘婴儿安全岛’是在弃婴行为发生之后，通过采取弥补和救助措施，达到对弃婴生命权益的保护，这和法律规定禁止弃婴以及打击弃婴犯罪是完全一致的。”李玉山说。

在李玉山看来，“这不是鼓励弃婴，更不是纵容违法行为，而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希望更多人对‘婴儿安全岛’的建立，给予宽容和理解”。

对于“婴儿安全岛”从6月12日起实施夜间关闭的新规，尽管徐子健表示，“‘婴儿安全岛’夜间关闭期间，市民若发现路边有弃婴，请立即拨打110”，但仍有市民通过网络得知该消息后，对本报记者表达如下质疑：“这样的改变没有一点意义，只是一种形式，无非是增加了白天弃婴的数量。”

从6月12日起实施的新规还包括，济南市“婴儿安全岛”实行身份信息登记，原则上只接收本市户籍婴儿，不配合身份信息登记的，拒绝接收。

“要了解是否为济南市户籍，需要看家长身份证，但这又同保护家长隐私



家属最后再看一眼孩子。这是安全岛启用后接收的第100个孩子。戴伟摄

相矛盾。对此，我们也有顾虑。至于这么做对不对，还要看试点情况。”李玉山说。

在济南新亮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新亮看来，是否可考虑由公安机关对家长情况进行登记和有效排查，若发现有恶意弃婴行为，则对其予以行政处罚，以此作为警示，可有效打击和减少恶意弃婴行为。

“而最终杜绝弃婴现象，可考虑从国家层面实施免费产检措施，可直接导致弃婴率的下降；同时对大病儿童和家庭建立并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在治疗等方面给予减免优惠，同时呼吁更多社会公益组织的介入。”王新亮说。

在这个小小的岛屿之外，并不总是上演悲剧。6岁女童被推出车外的同一个晚上，有一辆尾灯损坏的面包车在“婴儿安全岛”前来徘徊了六七趟。每当到门口时，总会放缓速度，“最后车开走了，这让大家最终松了口气，毕竟又多了一个孩子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小尹说。

本报济南6月11日电

## 反腐2014

范跃红 欧阳乐 本报记者 董碧水

今年5月7日，郭鸣成在监狱里度过他的第32个生日。

在郭的同学眼里，郭曾是个成功人士，大学毕业后工作在家乡，顺利娶妻生子，还在杭州近郊买了套近二百万元的公寓。但因为受贿犯罪，昔日的美好如今已远他而去。

贪腐案件中，25岁以下新进人员就有27人

郭鸣成曾是杭州未来科技城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管委会规划建设局规划建设科副科长。

郭虽级别不高，但权力不小，项目的前期及规划管理辅助工作，他可以说了算。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查明，从2009年开始到2011年，郭鸣成利用职务便利，为项目承包人范某在承接、实施相关测绘工程过程中给予关照，多次非法收受范某所送财物，共计人民币60万余元。同时，郭鸣成利用职务便利，为另一项目承包人张某在承接、实施相关选址论证报告业务过程中给予关照，多次非法收受张某所送财物，共计20万余元。

不仅如此，郭鸣成还伙同他人，在承

接、实施相关测绘工程过程中，以给予关照为由，主动向范某索取财物78万元，其中郭鸣成分得20万元。

今年年初，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郭鸣成受贿158万元，其中个人实得100万元，以受贿罪一审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

与郭相似，同为1982年出生的陈锋伟，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2011年1月，浙江余姚市凤山街道办事处为开展高铁新城核心区征地拆迁工作，成立高铁新城核心区拆迁指挥部。同年3月2日，指挥部委托余姚市舜江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实施拆迁安置工作。舜江拆迁公司指派陈锋伟等人参与指挥部安排的具体拆迁工作。其间，陈锋伟利用自己负责保管空白拆迁安置合同及拆迁补偿费领款单、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核定结算拆迁补偿金额等职务之便，伪造被拆迁人身份、虚构安置补偿内容及补偿费金额、仿冒指挥部副总指挥戴某签名等，并指使吴某等人凭上述伪造材料、以被拆迁

人身份到指挥部总指挥某处签字，从街道办事处领取拆迁补偿款。

经查明，从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陈锋伟伙同他人，骗得补偿款共计2110余万元，吴某配合陈锋伟骗得拆迁补偿款共计567万余元。2013年4月13日，陈锋伟、吴某共谋后欲骗领88万元补偿款时被发现。陈锋伟将所得款项用于购置高档房产、汽车、奢侈品及挥霍。此案经余姚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3年11月14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陈锋伟无期徒刑，同案吴某被判有期徒刑13年。

据统计，2013年，浙江省检察机关查处的干部贪污贿赂案件中，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就达291人，比上一年同期上升167%。而其中25岁以下新进人员就有27人，上一年则仅为4人。

追求享受、追求奢侈品是一些年轻干部贪腐的一大动因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

张友宝说，从已查处的年轻干部贪腐案看，与以往的59岁现象明显不同，他们入职时间短、文化程度高、职责权限小、涉案金额大，作案更贪婪，更大胆，无所顾忌。“贪污、挪用公款动辄上百万元，受贿中主动索贿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刚入职不久，就想着以权谋取私利。”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在浙江省首场领导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宣讲时说，正在迅猛增长的年轻干部贪腐，已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如何预防年轻干部职务犯罪，成为目前面临的课题。

1993年出生的姜帅，看上去还是一个学生，但如今，却因侵占吞24万余元水费而深陷囹圄。

2012年，姜帅毕业后，到龙游县自来水公司营业厅工作。没多久，爱交友又喜欢在朋友面前装阔的他，常常感觉入不敷出，便瞄上了单位里的自来水费。聪明的姜帅开始利用自来水公司营业厅水费管理软件的漏洞，擅自进行非法操作，将该软件数据库中用户的用水量从大额修改为小

额，并从用户交易流水记录中删除大额数据交易记录，然后重新开具虚假的小额缴费凭证，用这种方式将两者之间的水费差额予以侵吞。从2012年8月到2013年8月的1年时间里，姜帅通过此种方式修改数据13次，侵占水费款近2万元。

2012年12月到2013年7月，姜帅利用营业厅水费管理软件漏洞，通过修改数据功能，直接截留水费款。通过该种方式删除数据109次，将7万余元水费装入个人腰包。

也许觉得通过小修小改侵占水费来钱太慢，从去年7月26日开始，姜帅干脆将每日收取的用户水费款予以直接侵占，20天内，共将13万余元水费转到自己的卡上。

因担心罪行暴露，去年8月16日，姜帅携营业厅另一收费员让他代存的2万元水费款潜逃外地。几天后，姜帅投案自首。

近日，经龙游县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提起公诉，法院一审判决姜帅有期徒刑6年。

同样，年轻有为的浙江嘉兴市某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高级工程师刘文贵则利用妻子孟丽娟的建材店作掩护，收受贿赂，结果夫妻双双被判刑。

2005年，大学科班出身、具有城建管理经验的刘文贵被某区建设主管部门作为人才引进，先在城市建设管理处工作，不久又被提拔为建安处副主任兼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随后任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随着手中权力的扩大，不到30岁的刘文贵，贪欲也开始膨胀起来。由于刘自身身份敏感，便由其妻孟丽娟出面帮助签订合同，再从老板那里收取“业务提成”。几年下来，收赚了33万余元。此外，刘文贵还单独收受其他工程老板贿赂上万元。

今年5月9日，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刘文贵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7万元，其妻孟丽娟也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

“追求享受、追求奢侈品，是一些年轻干部贪腐的一大动因。为达到目的，他们学习、模仿以往的贪腐案例，同时，钻研相关技术手段，创新作案手段。”张友宝曾长期从事反贪工作，他说，不少走上犯罪道路的年轻干部，由于普遍学历高、智商高、懂电脑，犯罪手法也更趋智能化。“尤其在一些贪污、挪用大案中，表现最为明显。通过修改电脑软件和程序，将公款化为私有，然后用于挥霍，甚至到境外行贿。”

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又笃信所谓的“潜规则”

2008年10月，22岁的李海宁大学毕业，经公务员考试，从老家河北省东光县来到宁波北仑海关工作，成了一名海关关员。工作不满1年，李海宁发现，不少同事都在收人家好处，便以为这是“潜规则”，更相信大家收钱就没问题，法不责众。2009年六七月间至2010年春节前，李海宁先后多次收受朱某人民币2.5万元，并在海关报关过程中为他谋取利益。此后到2010年年底，他还多次收受其他有求于他的老板贿赂6万元。

去年4月，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对北仑海关查控科工作人员立案侦查中，李海宁被查获。今年3月31日，李海宁被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决有期徒刑4年。直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李海宁才如梦方醒。

张友宝说，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力度，一批高学历、高智商的年轻人进入干部队伍，给机关企事业单位增加了活力。他们普遍思维活跃，敢想敢干，是单位的业务骨干，有些已经成为中层干部乃至单位领导。但他们工作时间不长，一些人的独生子女心态较为明显，一些人理想信念缺失，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又笃信所谓的“潜规则”，追求时尚、贪图享受，胆子大，一旦面临外界的诱惑时，抵御力较差，职务犯罪风险较高。

“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这些优秀的年轻干部本应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多作贡献，如今却因为贪污贿赂走上犯罪道路，很可惜。”张友宝说。

本报杭州6月11日电

# 前腐败副省长被“诈骗” 地方公检法“神速”办案



本报记者 任明超

27岁的独生女孩李靖澜，被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检察机关指控，其大学毕业两个月后即实施诈骗，而她诈骗的对象，竟是曾当腐败被判刑、出狱后开办酒厂的前副省长孟庆平。

2012年，25岁的成都女孩李靖澜被曾经先后担任海南、湖北两地副省长的孟庆平指称，其诈骗了他的钱财1.1万元。李靖澜在向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后，被取保候审。一年后的2013年5月13日，她被白沙县警方再次以涉嫌诈骗拘捕；16日，被当地检察院批捕，并在17日起诉至法院；18日，当地法院审理了这一案件，并作出判决，以诈骗罪判处李靖澜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从再次被刑拘至被判刑，全过程用时5天。

在接到白沙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后，李靖澜立即委托律师，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白沙县检察机关违法办案，请求撤销白沙县人民法院违法定程序作出的判决。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一审审判程序违法，判决撤销白沙黎族自治县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2013年12月，白沙县人民法院作出重审判决，仍认定李靖澜诈骗罪成立，但将刑期改判为两年，并处罚金1000元。

李靖澜再次向海南省中院上诉，今天上午，海南省中院在白沙县人民法院开庭重审此案。

检方指控，2010年8月29日，2010年11月25日，被告人李靖澜分别在海南省白沙县七坊镇海南椰花酒业有限公司和山东省邹平黛溪山庄两地，与“椰花香酒”

公司法人代表孟庆平洽谈有关酒业合作事宜时，李靖澜自称是某机构负责人谢某助理兼主任。为促成合作，李靖澜先加入该机构，并交纳1.1万元会费。2011年3月7日，孟在海口市向李提供的地址汇款1.1万元。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庭审现场了解到，2010年8月29日，李靖澜刚上大学仅两个月，受聘于一个自称“全球华人反独促联盟总会”的组织，担任会长于振平的特别助理。而受害人孟庆平曾担任过湖北省、海南省的高官。其简历显示，1988年2月任海南省副省长，1993年4月调任湖北省副省长。新华社报道显示，在担任海南省副省长、湖北省副省长期间，孟庆平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受贿，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公诉人虽未明确孟庆平曾经的身份，但在最后发表意见时表示，上诉人家境富裕并不代表不会实施诈骗，受害人曾担任高官，也不代表不会腐败、不会受骗。

李靖澜的辩护律师、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廖向琦认为，根据警方最新获取的相关证言显示，李靖澜在本案中，没有作案时间和空间，因此检方的指控不能成立。

廖向琦辩称，据警方对2010年8月29日当天在场证人黄某雄（送李靖澜一行至白沙的司机）和卢某群（椰花香酒业生产厂长）所做的询问笔录证实，李靖澜当日到白沙县后，没有进酒厂，大家直接到白沙县七坊镇上的一个酒家吃晚饭，就直接回海口了。根据孟庆平第五次接受警方询问的陈述，2010年11月25日，他和妻子到达山东黛溪山庄时，“由于时间太晚了，李靖澜就就先回去了。第二天，李靖澜和于振平才一起来到黛溪山庄”。

律师廖向琦提到的于振平系李靖澜工作单位负责人，与孟庆平认识多年。

廖向琦认为，既然2010年8月29日李靖澜到白沙县后没有进入孟庆平的酒厂，2010年11月25日亦未进入孟庆平的房间，那么，检方指控李靖澜分别在两个时间和地点实施的诈骗行为就无法成立。

他认为，检方指控李靖澜自称是台湾一机构的负责人并以此身份对孟庆平实施诈骗也令人生疑。孟庆平多年从政，以其人知内情、知识水平来说，仅凭一张名片和两张合影，就相信一个小女子是一家机构的负责人，并毫无顾忌地要求加入该机构，不符合常理。而且，其向警方提交的3份报案材料及5次接受警方询问的笔录，有多处自相矛盾，同样不符合常理。

廖向琦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规定，“定罪罪证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依法判处被告人无罪，不得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本案被告人被控诈骗，定罪证据存疑，而且目前的证据已能够排除被告人诈骗的事实，应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

在法庭调查阶段一直未发表意见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在法庭辩论后的一审判决认定李靖澜诈骗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孟庆平之所以被骗，是想让李靖澜帮其卖酒，病急乱投医。

在最后陈述阶段，李靖澜哭诉质疑，自己一个刚毕业两个月的孩子，向其工作单位领导多年的好友交钱诈骗，两年多竟没有被两人发现，孟庆平也未提出追查该笔款项，有多少可能性？自己没有诈骗，更没有犯罪，是被陷害的。

法庭传唤了被害人孟庆平出庭，但孟庆平未到庭。法庭当庭未宣判，审判长称，将择期作出判决。

本报海南白沙6月11日电

6月11日，李靖澜被带往庭审现场。本报记者 任明超摄